



Qiu Zhongjian

邱中建

石油勘探专家。1933年6月9日出生于江苏南京市,四川省广安市人。1953年毕业于重庆大学。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咨询中心专家。是石油系统最早进入松辽盆地进行综合研究的勘探人员,是大庆油田发现者之一。在胜利油田工作期间,对发现及评价胜坨大型油田做出了贡献。合作首次提出渤海湾复式油气聚集区(带)的概念,对勘探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组织并参加海洋石油对外合作,首次运用国外油气资源评价方法及流程,对珠江口盆地、辽东湾进行评价,相继发现流花、惠州、绥中、锦州等一批大型和中型油气田。领导并组织了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发现了塔中、哈得逊等大型油田并在塔里木北部发现大型天然气富集区及克拉2大型气田;成功组织塔里木“八五”油气资源攻关项目(85-101)和修建“死亡之海”沙漠公路,被评为国家“八五”科技攻关的十大成果之一。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3年的端午节,我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但祖籍是四川省广安县,父母都是留日学生,回国后,他们都从事教育工作,父亲还办了一段时间的刊物。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抗战,南京未被日本人占领之前,我母亲已经怀上了我的弟弟,行动不很方便,我

父亲就把我母亲和我托付给一个朋友,想办法上了一条民生公司的轮船,前往重庆,当轮船航行到湖南省洞庭湖附近时,轮船搁浅了,来了好些船拖拉,突然传来了一条消息,说上海与日本人打起来了,很多人都很兴奋,这就是有名的“八一三”抗击日军事件。我母亲又兴奋又担心,怕我父亲回不来了。不久,我父亲又选了另外一条逃难路线辗转来到了重庆。但在重庆住了不长一段时间,日本飞机连续轰炸,全家又被迫搬到重庆附近的农村。3岁左右的小弟弟害了一场病,可能是疟疾再加上一点别的病,找不到医生,竟然断送了生命,我母亲很爱我的小弟,因此也大病一场。所以我小的时候,思想早熟,在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痕,那就是:国耻、逃难、挨打和屈辱。抗战胜利了,我们全家又搬回了南京,我在南京读了初中的后半部和高中的前半部,1948年父母又带上我回到了重庆。1949年底,重庆解放了,1950年,我高中毕业,并通过西南区的统一高考,考入西南工业专科学校(即原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化工科,这是我的第二志愿,我并不喜欢这个专业。有两件事让我的一生发生了改变,一是开学不久,我参加了一次化学实验,毛手毛脚不小心打破了一个冷凝管,我必须赔偿;二是在重庆大学的校园里贴了一张海报(西南工专和重庆大学同处一个校园),说重大地质系受石油总局的委托要办一个石油地质专业,这个专业不仅国家急需,而且可以遍游祖国的名山大川,这“名山大川”对我太有吸引力了,因为我几次坐船经过长江三峡,每次我都呆呆地站在甲板上,望着两岸不断移动的山川,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和难忘的印象。于是我报考了地质系并被录取。第一学年开了一门专业课——普通地质学,第一节课由刘祖彝教授讲授,他说:“同学们,你们看石头怎么看的?是一堆一堆的?还是一块一块的?这都不对,石头应该是一层一层的。你们经常在地面上看到了煤矿,其实我们重大也有煤,就在我们的脚下,1 000多米的深处。”我恍然大悟,下课

以后,我急急忙忙跑到校园附近的嘉陵江边一看,果然是一层砂岩、一层泥岩平行叠置在一起,与我原来的印象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我进入地球科学这个大殿堂的启蒙教育。现在回想起来还兴奋不已。

大学毕业以后,我们班全体同学都怀着一种虔诚和渴望的心情,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报效祖国,寻找石油。我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甘肃祁连山一带做野外调查,我们一年换一个地方,几年以后,我跑遍了祁连山北麓和贺兰山东边的山山水水。正在这个时候,西安石油地质处担负了全国新区的开辟工作,1957年初组建了一个松辽平原专题研究队,任命我为队长,并接受石油部勘探司的直接安排,让我们去打前站,实际了解一下松辽平原油气远景到底如何。从西北到东北,从山地到平原,从帐篷骆驼到老乡家借住派饭,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东北的雨季,野外道路泥泞,不堪行走。我们观察剖面,背负标本,徒步赶路,入夜在老乡家整理资料,蚊子、臭虫一齐袭来,确实不太好受,但是我们真正观察到了全国一流的生油层和储集层在松辽平原广泛存在,而且通过地质部大量的物探和浅钻资料分析,有可能形成很多大型的构造,因此,我们的结论认为:松辽平原石油地质条件优越,是一个含油远景极有希望的地区,应尽快加大勘探工作,尽早进行基准井钻探,并初步提出了基准井井位。1958年石油部在松辽平原成立了松辽石油勘探局,迅速增大了勘探力量,并配备了深井钻机,钻探了松基1及松基2两口基准井,松基1了解了地层层序,但是一口空井,松基2获得油气显示。在钻探松基3井的时候,意见比较分歧,有的同志主张钻在平原的南部,有的同志主张钻在平原的北部凹陷里的隆起上,经过在松辽平原共同工作的石油、地质两大系统的技术人员反复讨论、反复协商,最后大家意见一致定在大同镇长垣高台子构造上,也就是大庆油田的发现井。当这口井发现油砂以后,赵声振和我等工程师被派往松

基3井蹲点,在井场工作了四个多月,与钻井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参与了固井试油的全过程,当我们用提捞的方法,把井筒里的清水捞干并全部替换成油柱的时候,在国庆节前夕松基3井喷油了,大庆油田诞生了。

石油工业经常在重点地区和重点环节上集中全国范围内的一些优势力量进行勘探开发活动,称之为石油会战。我的勘探年华几乎都与会战有关,大庆会战以后我参加了胜利油田的会战,然后又参加了四川气田的会战,“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会战被迫中断。改革开放的春风又掀起了与外国各大石油公司共同勘探开发海洋石油的浪潮,各大石油公司在南海和黄海进行了第一轮物探会战,并对各区块进行了系统评价。我当时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总地质师,先后在海洋石油工作了八年,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他们的技术和经验,并与他们交流了中国地质家们对近海海域的新认识,共同发现了一批大中型油田和气田。为了加快海洋石油勘探的进程,我们还独立进行了自营勘探开发,也发现了一批大中型油气田。我参加的最后一次会战,是塔里木石油会战,这是我一生中最具有挑战性的经历,盆地的内部黄沙一片,沙丘高差达一二百米,盆地边缘高山陡峻,地下地质结构复杂。油层埋藏深度极大,到处都是勘探的禁区,我在塔里木工作了十年,从1989年开始一直到1999年。这块神奇的土地总是带给我不断的兴奋和不断的困惑,也不断地逼近了地下的真实情况,有两件事我特别不能忘怀,第一是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在沙漠的腹地发现了塔中油田群,目前这个油田群仍在兴奋和困惑的交替中不断扩大,我们又集中了全国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修建了一条沙漠公路,使塔中油田群的油气得到了利用,这条公路进一步贯穿了沙漠,变成了南疆各族人民的幸福路。第二是在塔里木盆地的北部库车凹陷,我们经历了多次挫折,通过连续的山地地震的攻关、深井钻探复杂地层的攻关、超高压深井试气的攻关和构

造成因模式的攻关等,终于发现了大面积的天然气富集区和克拉 2 号大型气田,奠定了“西气东输”的资源基础。在夜色降临的时候,看见克拉 2 井呼啸喷涌的天然气,像天上的彩虹一样,令人心旷神怡,而且热血沸腾,我忍不住在现场作了一首小诗:

彩虹呼啸映长空,克拉飞舞耀苍穹,
弹指十年无觅处,西气东送迎春风!

我的一生有一个体会,那就是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机遇,但成功的机遇往往降临在那些锲
而不舍、勤奋探索的人们身上。

我已经 73 岁了,希望身体健康,能继续为
祖国的石油勘探事业做一点工作。我写了一首
打油诗描述我的一生:

一十二岁读书郎,三十四岁会战忙,
五十岁探沙漠,七十岁恋夕阳。